

献给汶川大地震中的逝者和生者——他们演绎过这片土地曾经的壮

X 报告

■ 安昌河◎著

蛇与灵的重合 高尚与龌龊的纠结
诡异的故事 扭曲变态的心理 环环相扣的悬念
交织成一幅阴暗晦涩的人生百态图

新华出版社

献给汶川大地震中的逝者和



穿过这片土地曾经的壮美

X 报告

■安昌河◎著



蛇与灵的重合 高尚与龌龊的纠结
诡异的故事 扭曲变态的心理 环环相扣的悬念
交织成一幅阴暗晦涩的人生百态图

新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X 报告 / 安昌河著. —北京: 新华出版社, 2008.5

ISBN 978-7-5011-8371-5

I. X… II. 安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68475 号

X 报告

策 划: 胡 杨

责任编辑: 李国萍

装帧设计: 欧阳文星

出版发行: 新华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xinhupub.com>

地 址: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

邮 编: 100040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

开 本: 730mm × 1020mm 1/16

印 张: 15

字 数: 249 千字

版 次: 2008 年 5 月第一版

印 次: 2008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11-8371-5

定 价: 26.80 元

本社购书热线: (010) 63077122

中国新闻书店电话: (010) 63072012

图书如有印装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电话: (010) 69559371



X 报告

1 我和小颜都认为如果做出来的话，这应该是一期非常漂亮的节目。我们拍摄的是一位治疗性病的中医，传说此人也是治疗性功能障碍的高手，所用药物全是中草药，药方来自一本秘谱，秘谱来自一座古墓。多年以前，一个资深的盗墓者途经爱城，发现一个土包很有那么点意思，因为它是在一片台地之上。根据多年盗墓经验，盗墓者认定了这是一座年代久远的古墓。于是夜观星相，再辅以罗盘，最后连金属探测器都用上了，这些工具和手段，不仅肯定了他的判断，也为他找到了入口。结果自然是这个盗墓者满载而归。可就在他准备携带金银珠宝、古玩玉器离开爱城的时候，发现自己得了怪病，身子僵直难以行动，浑身满是紫色的痕迹，犹如尸斑。盗墓者晓得自己中了毒，但是正规的医院不敢去，就拐进了一条巷子，结识了我们节目中的中医。盗墓者坦言了自己的病情由来，而后许诺说，愿以一半珍宝为酬，只要中医能治得好他的病。中医告诉盗墓者，他得的是一种叫“尸毒”的怪病，没办法根治，只可能保命。后来盗墓者保住了性命，却落下后遗症，走路的时候双腿无法弯曲，得蹦，很像电影里的僵尸出行。为了感谢中医，盗墓者将珠宝堆砌在中医面前，中医只取了其中一匣书籍。这书籍，就是中医秘谱。经过数年参悟，中医说他已经掌握其中精髓，运用现实，灵验无比，他从而非常深刻地认识到祖国传统医学的博大精深。

我曾经在晚报上看见过中医的消息，说他准备就中医问题与方舟子、何祚麻和司马南他们进行辩论，而且还将展示他掌握的一些中医的绝活，比如悬丝诊脉，比如飞针刺穴。方舟子他们就废除中医的问题和一些大学者进行过无数次的辩论，我看过几场，精彩得很。我不认为爱城的一个民间中医会有啥精彩表演，果然，后来我问晚报的朋友，晚报的朋友说他们其实已经和方舟子联系好

了,但是中医却退缩了,说他虽然对方舟子他们的言行感到气愤,但是考虑到自身一贯低调,所以这事就不了了之。

在中医是否该废除问题上,台长是站在方舟子他们这一边的。晚报报道中医要和方舟子辩论的消息后,他表现得非常关注,建议我们也到辩论现场去录制,然后再进行更加深入的访谈和调查,做一期“有震撼力”的节目出来。后来中医的退却,台长很气愤,嘟囔了老半天的“无赖”和“流氓”。

这次的选题差点没通过,是我硬争取的。我告诉台长,中医是一个有故事的人,是一个值得说道的人,我们应该给他机会,给热心观众一个认识他的机会。台长因为我的执意很生气,罗列了一大堆否定选题的理由。我在思考半天后,再次找到台长,说他之所以否定选题,是出于他个人的喜恶。台长很恼火,不愿意在这个事情上再跟我争执,飞快地在单子上签了字,扔过我。

我悄悄跟小颜说,我之所以硬要做中医,是因为我有求于这个人。

我在电视台工作,负责社教部工作。我们社教部开设了一档名字叫《爱城故事》的栏目。这个栏目主要是反映老百姓的生活,有故事,有情节,收视率非常高。收视率一高,压力就大,我们得四处收集那些有看点的点子,甚至还花钱跟人买,谁提供线索,一经采用,即付人民币一百元。可能是钱给少了的缘故,开始的时候基本没有人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。由于缺少那种非常有意思的节目线索,节目的收视率开始下滑。经过深思熟虑,我决定将购买线索的报酬由原来的一百元提高到三百元,如果播出后节目引起不错的社会反响,再追加两百元。

果然电话铃声不断了。但是提供线索者很多都是看着那钱的,提供的线索也是千奇百怪,有人甚至提出希望我们跟他一起去捉他妻子的奸,他说他晓得行踪,保管一去准抓住,但是线索费要双倍……还有人说她的老公的肚子里有人说话,每次做爱的时候,她都听见老公的肚子里有人说话,是个女人的声音,娇滴滴的……

中医的线索是一个自称有百万资产的人提供给我们的。我还以为他是要捐资助学或者做其他的啥善事,他说不是那个目的,他是要通过我们电视台感谢一个人,说如果没有这个人的话,他就不可能有今天。那人说,他原来有位很美貌很贤惠的老婆,只是结婚二十年来没生育过。然而这并不是她老婆的过错,责任全在他的身上,因为一场大病过后,他那东西根本硬不起来,连男女之事都做不了,如何有生育?无奈之下,他老婆离开了他,他万念俱灰,丧失了生活的信心,流落到爱城。看着别的夫妻带着娃娃漫步街头,尽享夫妻之欢、天伦之乐,而他却是如此悲惨下场,由不得悲叹上天对他的不公,于是投河自尽。这个时候有人救了他,这个人是个中医。

如果故事单是只到这里也就平淡了。中医将他从爱城河里救起来,问他究竟为啥要自杀。富翁将自己悲惨遭遇说了。谁晓得中医一听哈哈大笑,说这有

批与宗的重今、高尚与心理记的、交只来一、暗暗、流、一百零

何难,我帮你把失去的幸福找回来就是了。中医给他开了三副中药,三副中药还没吃完,他那东西就硬得起来了。

于是他恢复了生活的信心,做起了生意,随后生意越做越大。三年前,他新娶了一个老婆,他的老婆三年时间给他生了四个娃娃。

讲完了,那人问我,如果没有中医的话,是不是就没有他?就没有他现在的一切?

我惊喜不已,连声说是。当我要求他配合我们做这个节目时,他推辞了,说他现在念着中医的恩情,正四处做善事,从来没有留下个姓名。至于采访嘛,建议还是多把时间留给他的恩人,那位神奇的中医。

这事我跟小颜说的时候,小颜哪里肯相信,眼睛听得都直了,说吹牛吧。当我说那人拒绝出面接受采访的时候,小颜笑起来,说肯定是吹牛。我说不管那么多,这个节目我们肯定是要做的,就算不播出,我们也要做。小颜说一切你拿主意,你叫我做啥我就做啥。我说好,我在一张纸上写了个“爱”递给小颜,小颜抿嘴一笑,说,也行啊!

中医绸衫绸裤,一身雪白,脚穿圆口布鞋,头发梳了个“大背”,一口胡须打理得很精细,言行举止,那胡须飘飘,衣衫抖擞,很有那么点仙风道骨。我问他当初晚报的消息是咋回事,为啥后来人家都联系好了,又反悔了。中医淡然一笑,说,中医之道就是中庸之道,只怪我修为不够,没能克制住自己的义愤。其实,方舟子一干人,所作所为,无非炒作,哪里值得我与其争锋?要真的辩论了,既贬低了我的身份,也恰好迎合了他们的心态,不值得啊不值得啊。我提出要看看中医的宝贝,——那匣秘谱,中医拍拍胸口,说我都藏在这里了,你要想晓得啥,你问就是了。

拍摄的时候,赶上了一个男人前来送锦旗。那是一个魁伟的男子,他高举的锦旗上面写着两句话,“昨天有求不应妻离子散,今日重振雄风气象更新”。中医的店面不大,很简陋,但是锦旗往那一挂,满屋就显得亮堂起来。我看着锦旗上面的那两句话语,直赞叹说写得好。小颜问哪里好。我指着“有求不应”四个字,说,你仔细品味品味,就晓得好了。小颜说她品味不出来。我说,对一个男人来说,人生最大的悲哀,莫过于“有求不应”啊。小颜明白出了那话的意思,白了我一眼。

中医非常健谈,说的都与生命有关,与自然有关。他说中医行的是天地之道,自然之法,只要遵循自然法则,遵循生命规律,万事不逆行,不强为之,身心就会永远健康,不会出毛病。

做完节目已经很晚,中医要宴请我们。我说饭是要吃的,还是我请你吧,我恰好有事情找你帮忙。

吃饭的时候,我和小颜分坐中医两边,为他斟酒添菜。中医开始还受宠若惊的样子,只两杯酒下肚,就拘谨全无了。他的酒量不大,不过十杯的样子,舌

头就大了，硬了，但是话却更加多起来。他说的都是在行医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希罕事、古怪事。这些我都不感兴趣，看他嘴巴里像含个大枣很费力说话的样子，我腮帮子直酸。我不想让中医太醉，后头我找他还有事，他可不能糊涂，就跟大家说别劝他酒了，还是听中医说说话。中医说了半天，最后有一段话我虽然不是第一次听说，但是能够从他这么一个人物嘴巴里冒出来，感觉还是挺新奇的。他说，人是这天下最奇怪的动物，这奇怪主要体现在“那方面”。他说到这里的时候，拿眼瞄了瞄小颜，见小颜的神色里并没有厌恶的成分，就大了胆子。接着说，这上天造就世间万物，无论雌雄公母，都给了一样东西，给这个东西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让它们传宗接代。这人，自然也是世间万物中的一类，也属于动物，但是人却和其他的动物不一样，其他动物为了传宗接代它们才有发情期，只有在发情期到来的时候它们才那个。奇怪的是人的发情期好像随时都有，因此人随时都可以那个，都在那个。

我说我看过一本书，上面说的意思跟你说的相反：人类性进化的重大转折就是发情期的消失。

中医说这不对，这本书简直是胡说，你看看天下的人，只要长大成人，知晓一点男女之事，哪个不是随时随地发情？哪个不想随时随地那个？人的那个不再是为了繁衍后代，这目的、意义就全变了嘛，这很不符合自然规律，不符合自然规律就是病态的一种表现嘛。

所以我跟那些前来治疗的人说，我说你们把心思放宽敞些，放愉快些，没啥大不了的，这个性病啊，其实我们早就得上了。没有谁跑得开躲得了，性病与生俱来……中医呵呵笑着说。

我说这话我赞同。我说我看过一个外国人的书，他说如果你的狗同你一样会思考、能表达，如果你询问它如何看待你的那个，你会对它的回答大吃一惊。它可能会这么说：那些讨厌的人类每个月里不择时日地那个，女人明知不可能受孕还在那个，男人对那个热情高涨，根本就不在乎他的努力能不能制造出一个孩子来……

中医听得哈哈大笑，说这个外国人的看法和他真是不谋而合。

吃过饭，我搀扶着醉熏熏的中医，要小颜他们先回去。中医以为我有那个方面的爱好，挥舞着手臂说去花街，一切由他安排。然后不由分说地掏出电话，情色暧昧地叫唤了小丽又叫阿娟，然后嘀嘀咕咕地打俏，说些肉麻的话。我就站在一边看着，看着往来的人都奇怪地看看中医，又看看他身边的我。中医的衣衫在暗夜的灯光下泛着丝光，活像一条鬼鬼祟祟的鱼。

中医很高兴，他打着得意地哈哈，关了电话，过来搂着我的肩头说兄弟，没想到你们文化人也喜好这一杯，哈哈，骚人墨客嘛，我早该想到了。他眯缝着一对小眼，说话的时候直往我脸上喷酒气，那气息很浑浊，很炙热，带着牙疼般的腥气，难闻，叫我几欲呕吐。我把脸掉在一边，我说你搞错了，我没那

爱好。中医嗤嗤地笑，声音似乎都是从牙缝里飘出来的，他说兄弟，你放心，今天晚上的都是好货色，我都验证过了的。我把缠在我肩头的手掰下来，我说不是，我找你，是想请你帮我一个朋友治疗一下病。中医问啥病，是不是性病。我说不是，是阳痿。

中医靠在一棵树上，身子摇啊晃啊，如同吊在树上的一个大冬瓜。他叹了口气，说兄弟，看你对我一片诚意，今天晚上又这么厚待我，我就跟你说老实话吧，咱们过日子不容易……

我看着他，问他啥意思。中医拉着我的手，说兄弟，自家兄弟我就不骗你了，这治疗性病，中医没多大功效，所谓的秘方，就是在中药面子里掺和西药成分。我说那性功能障碍呢？中医又嗤嗤地笑，说，性功能障碍就掺和伟哥嘛，要得便宜，就掺和墨西哥苍蝇嘛，那药，还真他妈的厉害，只是效果不持久，副作用太大……

那今天下午送锦旗的——

那是我表弟，不是为了配合把电视拍得好看么？中医凑在我耳朵边说。

我说那个热线电话呢？也是你找的人？

现在啥事都要搞炒作嘛。中医看出了我的不快，有些悻悻地说。

看着他被橘红色路灯映照得有些扭曲的面孔，恨不得一巴掌挥过去。我扭头就走。

中医摇摇晃晃跟着我后面说，兄弟，该不是你得病吧！我看得出来哦，我从跟你那小妞的脸上看出来的，她对你不满意哦，兄弟……

2台长问我，有没有办法在短期内将节目收视率提上去。我说我们再努力努力。台长正色说，如果你感觉到压力太大，我们可以考虑让你去学习一段时间。我说我们正在想办法，正在寻找能够引起轰动效应的题材……台长挥挥手说，我只要收视率，咋做，做啥，那是你们的事情。

回到办公室，我问他们有没有接到可以做一做的线索。大家都摇头。

正在郁闷的时候，来了个电话。这个电话让我兴奋得连说话的声音都跑调了。

打电话来的是爱城的一个老退休教师，他问我你是不是《爱城故事》栏目的负责人。我说是。他说你们晓得不晓得一个叫东鱼的人。我瞥眼问大家晓得不晓得一个叫东鱼的人，大家都摇摇头。于是我跟他说，都不晓得。那退休教师噢了一声，说这也难怪，你们年轻。我说你说吧，他咋啦。那退休教师说，大上前天，在一条老巷子里，我看见他拎了一串耗子，藏头藏脑的。我好多年没见了，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，这都是因为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啊。

我说他抓耗子干啥？

老教师清了清嗓子，说，他抓耗子肯定是去喂蛇。

喂蛇？我吃惊起来，爱城还有养蛇的？是宠物么？

是野蛇。老教师说。

我暗喜，心想这下子有选题了，一个人抓耗子喂蛇，多刺激人心的一个场面啊。稍加挖掘，比如他为啥要喂蛇，咋喂……就是一个内容丰富故事，如果能够现场拍摄他与蛇共舞的场景，突现出人与自然的密切关系，别说爱城电视台，就算是上 CCTV 也够本了。

老教师说，他跟东鱼在早些年共过事，他教物理，东鱼教生物。说到这里，老教师对东鱼在生物方面的教学赞不绝口，说他从来没见过那么有学问的人，这天底下的生物，几乎是没有什么他不晓得的，他清楚任何生物种类的起源与演化，对它们的习性了如指掌。

其实他最有研究的还是蛇。那老教师说，因为他对蛇太了解，他一看伤口，就晓得是啥蛇在啥时候啥地方下的口。其实这还不算，最让人瞠目结舌的是他居然能够唤蛇。

我跟他打过赌的。老教师说，当时我们教书的学校是一个破庙，我住东厢房他住西厢房。他那人脾性很古怪的，不善和人交往，不苟言笑，显得很孤僻。这一天，他在我住的屋子门口探头探脑地张望，我看见了，邀请他进屋坐坐。他进来了，也不坐，把屋子打量了一阵，然后跟我说，说我跟你讲一个事，你听了别害怕。我笑起来，说有啥事情会让我害怕的？他说，你的屋里有一条茶缸粗细的火赤练。我说你咋晓得？他说我晓得，我就过来跟你说一声，叫你看别害怕，也别伤它，它怀孕了。我说你咋晓得？他说我就晓得。说着他要离开。我叫住了他，说，你要真晓得，就叫出来给我看看，不是说你有多神么？我看看你究竟有没有这能耐。我们正说话的时候，学校里其他的老师以为我们在争吵啥，也都围了过来。当明白了是咋回事的时候，就一起怂恿说让他把蛇叫出来。说到后来，竟然赌上了，赌他把蛇叫出来——因为我们曾经听说过他有唤蛇的本事，都没有亲眼得见——赌注是我的半个月工资。但是东鱼不干，他涨红着脸，嘟嘟囔囔着要离开。被大家拉住了，大家硬下了心肠，就算是撕破脸皮也要他把蛇叫出来看看，你不是说有么？既然有，你就叫出来看看啊。要不然，你就是造谣惑众，危言耸听，骇人听闻，是骗子。东鱼如何受得了这气，他答应赌一赌。大家伙儿都加入了进来，一共六个人，每个人半个月的工资。如果东鱼唤不出来蛇，就赔出他的半年工资。

老教师讲到这里的时候，好像外面有人在说啥，他搁下话筒就跑到外面去跟人搭茬去了。我耐着性子，把话筒捏在耳朵边，等待他回来继续说。

咋样？大家问我。

我说很传奇，跟听评书似的，精彩得很。

这时候老教师回来了，说真对不起，刚才外面有人说一只猫被电击死了，我问啥颜色的，说黄色的，不是白色的，白色的是我家小强……

我说老师，您请继续吧。

他当时的确把我们都吓住了。老教师说，他让我们都走出屋去，说我们身上有怪味，蛇要闻着了，就不会轻易出来。我们只得听他的，就走到门口去，看他咋弄。东鱼走到一个墙角边，蜷下身子，嘴巴里发出一阵阵怪响，好像是口哨，又好像是在吧唧啥很难嚼烂的东西。过了一阵，东鱼慢慢地从地上站起来，慢慢地后退着，后退着……可是在他的前面，我们啥也没看见。他慢慢地退到我们跟前，我们问他，蛇呢？他回头冲我们怪异地一笑，我们被他那怪异的笑容唬了一跳，正惊惧间，他指了指我们的脚下。我们低头一看，个个寒毛竖立，背心发凉，因为在我们脚下，盘踞着一条胳膊粗的红艳艳的赤练蛇，正吐着乌黑的芯子，一双阴邪的眼睛张望着我们。我们谁也不敢动一下，个个腿脚发软……

当东鱼像薅一段裤带一样把那条火赤练抓走了过后，我们都尖叫起来，逃似的离开了。后来我们才晓得，那天还有一位老师尿了裤子。至于那间房子，我是再也不敢进去住了。

东鱼是个厚道人，我也是那以后才看出来的。老教师说，我们几个的工资，都按照半月的数给他，他没要。

说到这里，老教师叹息一声。

我问后来呢？后来咋啦。

老教师说，后来他被抓了起来，进了班房。我在报纸和广播里听说他以前犯过啥事，但我感觉那都是诬陷人家的，这其中肯定有六月飘雪的冤屈。这后来为啥又抓人家，我都觉得蹊跷。随后不久，我被调离了爱城，不过东鱼的事情我一直惦记着。退休后回到爱城，我还到处找过他，但是没找着。直到那天我在老巷子里遇着他，晓得他还活着。我上前跟他打招呼，他却推开我，我说了我的名字，问他认识我不，他一个劲地摇头，赶紧离开了，生怕我伤害他似的。

老教师哀伤地吁了口气，好像淤积了一肚子的惆怅无以释怀。他说，我晓得这么些年来他肯定受了太多的伤害，只可惜我就要离开爱城去美国照料我的孙子了，要不然，要不然……我真想跟他好好说说话……

3 小颜说，她在街上遇见那个中医了，那个中医问她节目啥时候播出。我说那个中医的节目不播了。小颜歪着脑袋，似笑非笑地看着我，说，是不是人家昨天晚上没有把你伺候安逸？

我说我是“有求不应”，那些事是做不了的。

小颜嗤笑一声，要走开。我叫住她，说，那个中医的节目不播了，他是个骗

子。小颜哦了一声。我说，昨天下午那个锦旗是他表弟送给他的。

难怪，那家伙一看就不是啥好货。小颜说，这节目出不了，就会出现空档，咋办。

刚才接了个线索，很有点意思。我将刚才电话的内容跟小颜说了，但是担心会是虚假线索。小颜说是不是虚假线索很好验证的，那个退休教师不是说他在广播里听见过关于东鱼的消息么，一问广播局当年的老同志，不就清楚了么？我连声称赞好主意。

我们找到了两个老同志，他们说当年的确是听说过东鱼这么个名字，但是由于时间太过久远，都记不太清楚了。末后，两个老同志跟我们提供了一条非常有价值的线索，说有一个叫袁的老同志，他过去在爱城报道组工作过，最擅长的就是写批判报道，既然东鱼是被批判过的，袁就一定采访报道过他。

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了袁。袁已经枯老得不成人形了，他被塞在一个可以推着前行的不锈钢椅子里，歪着嘴巴，不时滴沥着晶亮的哈喇子。我们一看那情形，就要离开，被袁的爱人，一个粗壮的老妇人叫住了，说，你们不是要采访他啥事么？这时候，我看见袁一听采访两个字，原本黯淡的眼睛一下子明亮了。小颜不无忧虑地说，他……能行么？

有啥不行的？在我们身后的袁突然说道，尽管声音有些含混，但还是可以听得清楚。

你能说？我们问。

袁点着头。

我们接过袁的爱人递过来的椅子，在袁的跟前坐下。

你是不是采访过一个叫东鱼的人？我们问，因为我们坐的椅子高，而袁坐的椅子太低，我们在问话的时候不得不向前埋下身子，探着脑袋。

东鱼……他啊……你们问他干啥？袁咧着歪嘴说着，一缕晶亮的哈喇子沿着嘴角滴沥了出来。袁的爱人手拿一条毛巾，赶紧上前给他抹了。

我们想了解一些他的情况，你还记得这么个人么？我问。

我采访过的，有谁我会不记得的？袁想嗤笑，没发出笑声却喷出了口水，他的爱人赶紧抹了。袁努力想要抬起自己的手臂，却没办法，在他爱人的帮助下，他终于还是抬起了手臂，哆嗦着指头在自己的胸口上点了点，说，你们也是记者吧。晓得么？采访得用心，只要用心采访了，就永远不会忘记。

眼看那哈喇子流了出来，我们都唯唯诺诺地应答着。等那哈喇子被抹去了，我们说，我们想晓得东鱼的一些事情，想请你给我们讲讲。

我用这么几个字来概括他。袁吸了口就要流淌出来的哈喇子，但是无用，哈喇子照样流了出来，晶亮地挂在嘴角，等他爱人给抹去了，他才慢条斯理地一字一顿地说，歪门邪道、生活堕落、顽固不化……

我说能说详细点吗？

把他说详细点干啥？你们是要给他翻案么？袁突然激动起来，那嘴角边的哈喇子泉水般向外汹涌着，弄得他的爱人不停地给他抹着。

我们赶紧说不是那意思，我们只是想了解一点关于东鱼的事情。

他有啥好事情！早定案了！袁急躁起来，他偏着的那疙瘩蒜头模样的脑袋，不停地战栗着。我真担心他的脖子承受不住那频繁的战栗，会突然一声脆响，脑袋啪地掉下来。他说，我为党为国家为人民采访了几十年，写了上千上万条报道，你们不来问我的事情，却去问他的事情，你们……你们究竟想要干啥……

袁突然被一口口水呛住了，剧烈地咳嗽起来，咳嗽完了，再没声息。我们看着他歪腻在不锈钢椅子上那原本矮小的身子，现在变得更加矮小了，像一只枯萎的茄子。袁似乎很累，只有两眼珠子间或翻动一下，黑少白多。我们被吓住了。袁的爱人却像是见惯了的，她给袁抹了一下流出来的哈喇子，然后绕到袁的身后，把他从椅子上抱出来，像给婴儿把尿一样把袁抱在怀中。

他每次生气都要上厕所，要不就要屙身上了。袁的爱人说着抱起袁进了卫生间，里头传出袁憋尿憋尿的吭哧声。

我和小颜面面相觑地离开了袁的家。

我们又去了档案馆，希望能够查阅到东鱼的资料。东鱼让我兴趣盎然，我想晓得在他身上究竟发生了啥。在档案馆我们没有找到半点东鱼的资料。我原来乐观地想，我们会找出许多关于东鱼的报道，或者批判文章，在那些报道的屁股上，甚至还可能会看见袁的署名。

回到办公室，我们开了个会议。我要他们赶紧凑出一期节目来，由我和小颜继续寻找东鱼，只要寻找到东鱼，好好做两期节目出来，只等节目一播出，收视率下滑的局面，马上就能得到改变。

4 寻找东鱼是一个非常艰辛的过程。在过去，我从来都没有想到寻找一个人会是这么的不容易。我的认真让艾榕觉得很奇怪，她问东鱼究竟是一个啥样子的人，我晓得自己说不清楚，也懒得跟她说，就当没听见，埋头吃自己的东西。美女？艾榕问。我摇摇头。良医？艾榕又问。我抬头看了她一眼，摆摆脑袋，说不晓得，我还没见过。艾榕把饭碗一推，站起来，笃笃地走到墙边，取下挎包拴在腕上，说，我晚上回来得晚，你不用管我，认真地去找你的吧！

小颜出主意说，先到网络公司查一查有线电视用户名单，看有没有东鱼这么个人。我一想还真是好办法。但是我们失望了，有线电视用户里根本就没有东鱼这个名字。

我们又去了爱城教育局。既然东鱼是教书的，那么在教育局就肯定会有他的档案。教育局办公室的同志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，却很遗憾地告诉我

们，他们并不晓得有东鱼这么个人。我说不可能啊。办公室的同志说，最好到劳资科去查一查，他们有发工资的纪录，而且劳资科的都基本是老同志，如果东鱼确实在教育战线上工作过，他们就一定晓得。当我们到劳资科的时候只看到两个年轻人，一个在电脑上玩扑克牌，一个在埋头织毛衣。我和小颜相视一眼，正转身要走，那个玩扑克牌的头也没抬地问，你们找谁，找老黄吧，老黄刚出去买菜去了，马上就回来。我们一听“老黄”，觉得有戏，就进屋坐下，等老黄回来。

老黄果真是个老同志，头发都白了，戴着副瓶底一样厚实的眼镜。我们说我们是电视台的，玩扑克牌的和织毛衣的都住了手里的活儿，一个给我们倒水，一个站起来给我们取烟。老黄听了我们的来意，皱着眉头，翻着眼珠望着天花板，琢磨了一阵，然后垂下头，扶扶眼镜，看着我们，问，你们找他？东鱼？

我们已经去了很多地方了，都没有他的消息，希望能够在您这里找点他的线索。我说。

当年处理他的时候，我刚从部队退伍回来，见过他一面。老黄说，这人长得高挑，五官生得好，匀称，两只大眼，看起来很精神……

老黄慢条斯理地花了五六分钟时间，将东鱼的形象从记忆的土壤里挖掘了出来，展现在我们的面前。我连声道谢。

当时单位在开大会，主要是批判他。后来被弄去关了班房，班房里出来，据说又被弄到了精神病院去了……反正过程很复杂的。具体的我确实不清楚了。你们不晓得，我这人不喜欢过问不该我过问的事情，部队养成的习惯。老黄很抱歉地笑笑。

又到啥地方去找这个人呢？出了爱城教育局，看见街上往来的滚滚人流，我说，这茫茫人海，要找他简直是如同大海捞针啊。

我们有最厉害最直接的工具，为啥不用？小颜说。

我不解。

小颜说，可以在我们的栏目里登一个寻人启示啊，发动群众来寻找啊，就算他是深藏地下三千尺，咱们群众的力量也会把他挖掘出来啊。

我笑起来。

小颜问我笑啥。我说我是越来越喜欢你了，你不仅是治愈我隐疾的良方，还是我工作上的良伴啊。

小颜嗤一声，说，你可小心了，牛警官已经盯上你了，现在已经把你当作假想敌了。

我说得了吧，那家伙长得跟头猪似的，我还真没想到，你当真跟他假戏真做了。

小颜不答话。

我说那家伙那么强壮，你看看你这么小个头，想想就忧心啊。

小颜说你这张嘴咋这么贱啊。

我叹息说，这都是憋屈出来的。瞎子眼睛瞎了，听力就厉害，我是下面没用了，就只有靠嘴巴起点劲了。可怜啊。如果连说都不让人说，连想都不让人想，活着还有啥意思。

见我一脸抑郁，小颜犹豫了一下，问，你真有那病么？

自从那天晚上见到你的裸体蓬勃了一下过后，这么久了，似乎越发萎缩了。我说，给个机会，显现你的本领，你治愈沉疴的本领……

小颜唾了口唾沫，骂道，烂流氓！

5 小颜说她因为爱情曾经自杀过。被一个并不令自己心仪的男子爱上了，并且追随她到了生她的那个城市。看在真爱难得的份上，她为那个男子付出了所有的一切，帮助他做起了事业。然而就在一夜间，那个男子却和另外一个女人在一起了，如果那个女人比自己优秀也就罢了，可她偏偏又胖又丑，而且是个结巴。小颜想不开，要自杀。虽然自杀未遂，却在那个城市引起了特别大的轰动，救她的那个人成了名声遍布大街小巷的英雄，而她却成了个怪物。在那个城市再也呆不下去后，小颜悄无声息地来到了爱城。作为一个女人来说，这种事情是绝对不会轻易给人家讲的，但是小颜却很慷慨地给我们讲了，因为她喝了太多的酒。

那日我们社教部在荣得乐——爱城最豪华的餐厅聚会，老板是我们栏目的赞助商，说无论如何也得他来办这个台子。我说菜钱我们给，你真要赞助，就酒水吧，把你这里上好的酒来几瓶就是了。

老板给我们喝的是五粮液，小颜和另外两个女的不喝，但是耐不住几个男的劝，我也说了，喝点吧，小酌两杯，增添点气氛，你们要不喝，大家说话都会拘谨的。于是都喝了。两瓶五粮液下肚，大家都红了脸，言语中也多了些豪情，行动上也多了些直爽。小颜居然拿起杯子主动跟我们挑战，她一个劲地感谢我，感谢社教部的其他同事，感谢我对她的容纳，感谢大家对她的帮助，说到动情处，更是唏嘘不已。就这时候，老板来了，拿了两瓶洋酒，说是他的儿子从法国回来捎给他的，他开瓶喝了一点儿，不对自己的味儿，现在连那喝了点儿的，以及没喝的，全拿了来，希望我们笑纳。小颜一看那酒，泪水潸然。我们赶紧将老板轰出去，关了房门，问小颜咋啦。小颜无限感伤地指着那洋酒，说，我们最后在一起喝的……就是这酒。

我站起来，给小颜倒了一点，说，小颜，人生自古多烦忧，往日之事和往日之人都不可留，过去了就过去了吧，眼睛要向前看，前面才是希望呢！

小颜一听，淌着泪水，猛然拿起杯子，倒了一大杯，咕咚咕咚一饮而尽，揩

了眼泪，伸手把我一拍，再把大家一一拍了，想要说话，喉咙上却像是被啥堵塞了，发不出声音来……

那天晚上，小颜跟我们讲了她的爱情故事，包括她为爱自杀的事情。等把这一切断断续续地讲完，她已经醉得一塌糊涂了。当我正醉意酣然地躺在茶楼的凉椅上喝茶的时候，电话来了，专门去伺候小颜的两个女同事要我赶紧过去，说小颜在家里又哭又闹。等我过去的时候，小颜已经睡着了。另外两个女同事见我来了，都说有事，她们必须先走一步。

小颜醉得很厉害，头发凌乱的卧在床上，一只脚上的高跟鞋都没脱，我正仔细看，听得小颜嘟哝一声，掀掉了盖在身上的被子——也就这一掀，将我震得目瞪口呆。

——因为刚才醉酒的挣扎，小颜将身上的衣服扣子差不多都挣脱了，她的那碎花裙子也滑落在了腿弯上，因此，小颜几乎是完全裸露在了我的面前。

小颜有着维吾尔族、哈萨克族和汉族的混血血统，个子不高，生得小巧玲珑而且丰满。当初她来面试的时候，我出去采访了，是台长接待的。回来后她已经走了，我到演播室看了一段她的录像，然后上楼问台长啥意思。台长说不行，一来是个子太小，二来她的普通话不行，有点异域的味道，怕爱城人听不惯，至于三么，她的眼睛里有一种啥东西，叫人看了不舒服……我问台长，她眼里有啥东西？台长笑着说，莫名其妙的东西，反正看了不舒服。我说挺好的啊，我刚看了录像，感觉不错啊。台长说，可是我已经回绝了啊。我笑笑说，现在人手紧，还是通知她来，要看具体表现嘛。台长挥挥手，说，你看着处理吧。

小颜到社教部足足闲坐了一个月，她实在坐不住了，说，我来这里是做节目的，不管行不行，你得让我去试试啊，如果行，你就留我，如果不行，我就滚蛋。我说，你要是现在上镜头做节目，肯定得滚蛋。她傻愣愣地看着我。我说，如果你想留下，就等待时机！

终于有一天，我告诉小颜，说时机到了。

在距离爱城非常遥远的茶坪山里发生了一起惨案，一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子，将他的妻子和他的女儿和两个儿子一起杀死了。在我的策划下，小颜作为出境记者，以那冷峻的面孔和声调，将惨案的前后因果告诉了喜欢秘闻和猎奇的人们——那汉子是在父母的安排下，娶了舅舅的傻女儿，没想到舅舅的傻女儿一连给他生了两个小傻子和一个小傻女。一家子傻子，那生活状况可想而知，在他们家，我们看到了唯一的电器，不是手电，而是电灯，有灯没电，瞎的，因为交不起电费被截断了电源。更让这汉子难以忍受的是，他的傻儿傻女在一个偶然机会看见了野狗交媾的场面，竟然学会了，三个家伙厮混一起毫无羞耻感，倒是两个傻儿为了争夺妹妹时常打架……耻辱和生活的压力迫使这个汉子拿起了屠刀，要对自己，也对自己的妻儿做了一个自认为是合理手段的解脱……在节目的最后，小颜以警世的语气告诉了世人

近亲婚姻的危害，并追问“他们是怎么拿到结婚证的？是谁批准、凭什么批准他们为‘合法夫妻’的……”。节目播出后，小颜一下子就火了。从那后，小颜非常自觉地把自已当作了我的亲信，大事小事，都很热切地帮我张罗，尤其是出外采访，她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让我自己都感觉到有些别扭。但是她却不，逢人就说我是她的恩人，帮助她重塑了生活的信心。有人听了开玩笑问，既然人家这么恩重于你，你报答了没有啊？小颜说，当然报答了啊。人家问咋报答的。小颜故作憨憨的样子，一笑，说，以身相许啊。一次外出采访时喝了酒，我借酒壮胆擒住了小颜的手，捏在手心里，小颜要抽回去，我说，你在外面大肆宣扬你以身相许我了，可是我却连个味儿都没闻着，今天我可逮住了个机会！小颜吃吃笑起来。壮着胆子，我要把嘴巴往小颜嘴唇上凑，小颜就像一条受了惊吓的小鹿，一下子蹦到一边，按捺住胸口，一笑，幽幽地说，我可不是那么随便的人！我叹息一声，说，你就算是请我动你，我也动不了的。小颜问啥意思。我说我阳痿。

奇妙地是，自从捏了小颜的手后，我有一种特别强烈的要与之亲近的欲望。她的手很柔软，如同古书上写地那样，“滑若无骨”，软绵绵的，温润无比。有时候无意识间我都要伸出手来，细细看看，回味一下当时拿捏的感觉——这感觉好像已经牢牢地沾在了我的手上，挥之不去。我迫切地想晓得，一只手尚且如此，那么给我整个身体又将如何！因此在小颜在一起的时候，我的眼睛随着心旌摇曳，随着心猿和意马，总是会从她的那只被我握过的小手开始，慢慢游荡进她的身体……我暗藏心底的似乎早已熄灭如一掬死灰的欲望，慢慢温热起来，着了火，最后猛烈地燃烧起来……

——让我暗自神伤的是当我把手伸进裤裆里的时候，却发觉那东西萎缩一团，像一个逃避责任的无耻之徒，而我更愿意认为它是一个面对丰盛大餐的厌食症患者。

此刻，这个曾经让我无比神往的身体就摆在我的面前——小颜两只手舒展着，像鸟的翅膀，就要飞起来了似的，我看见了腋窝下那两丛柔软的小黄毛……我突然惊异地发觉，我的下面不晓得在啥时候已经成了一株伟岸的树，支撑起好大一片天空。我一阵惊喜，握捏了两下，像个拣了皮夹子的娃娃，不知所措起来。

也就这时候，手机响了，我慌忙捏着手机走到外屋。电话是艾榕打的，她问我在干啥，咋接了电话不说话。我支吾了一下，说，我在小颜这里。

这么晚了，你在那里做啥？艾榕的语气中透露惊讶。

我说她喝醉了。

你是要陪她么？艾榕的话语里含了些揶揄的成分，说，你陪吧，我放心你。

我伸手进裤裆，发现那东西又恢复成原来那萎缩的样子了，心头一阵懊恼。

你在那里，到底不好。艾榕说，你还是回来吧，我去陪她。

我说你在哪？

我？我刚打了几圈下来。艾榕说着打了深长的哈欠，然后挂了电话。

6 小颜拟好“寻人启示”，我做了些修改，然后拿着去找台长。台长听完我的汇报，沉吟了一下，问我，你觉得这样合适吗？我愣住了。台长把“启示”丢在桌子上，伸出指头笃笃地在上点击，说，你们不是去找过袁吗？这个人要真是如同袁说地那样，是一个有重大问题的人，一个有很严重历史污点的人，一个很坏、很龌龊的人，你们把他找出来，未必是要请他讲述他的那些……可耻的……卑鄙的历史？！

台长先前的语言还很顺和，讲着讲着，他就激动起来，语速也快了，声音也大了，言辞也激烈了。我晓得，如果我不打断他，任由他这么发挥下去，他可能会在这个问题上连分析带评论地连篇累牍讲上个把小时。于是我说，东鱼究竟是一个啥样子的人，现在我们还无法下评论吧，我们只有找出来，才晓得答案啊！

台长叹息一声，端起杯子，啜了一口，然后弯腰向垃圾篓里轻轻吐掉喝进嘴里的茶叶，意味深长地说，我们这么做，观众会怀疑我们的立场的！

一个月后，我差不多都将寻找东鱼的事情忘记了。

这一天，我路过新闻部，听见新闻部一个新来的满脸青春痘的小女娃子正在接听电话，好像在说蛇吃了啥东西。我进去的时候电话已经在小女娃子的不耐烦中结束了。我问她，刚才电话说啥？

小女娃子见了我，莞尔一笑，说电话是一个观众打的，说她的一只猫被人家养的蛇吃了。

我一下紧张了，问那打电话的人在啥地方。凭我的直觉，我无意之间已经获得东鱼的线索了，我马上就可以找到东鱼了。

7 刚到洗衣街街口，那个打电话的女人就迎了上来，说她已经站在这里等我们许久了。

这是一个肥胖的女人，走起路来像滚动的肉球，虽然胖，但是这女人的眼睛却很大，大得有些异常，金鱼眼似的圆瞪瞪地往外凸。女人的样子让我想起儿童时爱搞的一个恶作剧来，——我们抓住青蛙，把麦管塞在它的屁眼里，然后使劲往里一吹气，青蛙咕地一声就开始膨胀起来，皮球一样，在地上左摇右